

岑仲勉著

中外史地攷證

岑仲勉著

中外史地攷證

下冊

中華書局

唐代大商港 Al-Wakin

欲討論此一商港之名，先須引述較後的記載之一節。愛德皇奚 (Edrisi) 者，地中海西利烏人，受烏王之命，於公元一一五四年（宋高宗紹興二四）成一地理書，中有云，由 Senfy 至 Lukin 計三日程，此爲中國之第一處港口也。阿剌伯語無 P，凡外名皆以 f 代之，Senfy 經歐儒考定爲占婆，已無疑問。

Lukin 之位置，司勃南格 (Sprenger) 擬爲河內 (Hanoi) 附近^②。且人石橋五郎因訂爲西漢交趾郡之龍編縣，大致謂阿剌伯語以 f 代 p，因音訛或形似，故 pin 變爲 kin。涉於史證，則引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：“隋平陳，置交州，煬帝改爲交趾刺史，治龍編。交州都護制諸蠻，其海南諸國，大抵在交州南大海中洲上，相去或三五百里，三五千里，遠者二三萬里，乘舶舉帆，道里不可詳，自漢武已來，朝貢皆必由交趾之道”，《唐國史補》“南海舶，外國船也，每歲至安南、廣州”，《嶺表錄異》“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路”，及《嶺外代答》“時交治龍編，廣治番禺，……本朝皇祐中，置安撫經略使於桂州，西道帥府始此，至今八桂、番禺、龍編鼎峙而立，復秦之故”等^③。

桑原隲藏加以補充，引《元和郡縣志》三八“龍編在交州州治東南四五十里”（地臨紅河 Songkoi，與大海近）。沈佺期的《度海入龍編詩》，陸龜蒙的詩句“路入龍編海舶遙”，以及高駢《回雲南牒》中語“某比者親征海裔，克復龍編”，據是種種，龍編實交州之門戶，為海舶輻輳之所。龍字唐時突厥人讀如 lui 或 lu，又蒙人讀如 loo，則阿剌伯人讀如 lou，蓋不足奇^④。編之為 kin，或如伯希和所云安南人慣變 p 為 k 或 c，因而阿拉伯人傳安南之訛音，其理由縱令不充分，然龍編之音，實有幾分與 Lukin 接近云^⑤。是桑原於對音方面，已有多少不能堅信。

但關於此商港之記載，前此尚有依賓庫達特拔 (Ibn Khurdadhbih) 氏之書。氏當八六九——八八五年間（唐懿、僖兩世）充郵政局長，其書名《道程及郡國志》，成書年代，或云公元八六四，或云八四六，或云八四四至八四八^⑥，要之最遲不過咸通初年。書之一節云：“自 Sanf 至 Al-Wakin，即中國第一個港口，無論水程陸程，均為一百法爾桑 (farsang)，其地有極佳之華產鐵、磁及米。Al-Wakin 乃一大港埠，由此至 Khanfu，計水程四日，或陸程二十日。Khanfu 產各種果實、菜蔬、小麥、大麥、米及蔗。由 Khanfu 八日可達 Janfu，出產相同。自此再往 Kantu，計程六日，出產亦同。中國各港埠均有可以航行之大河，為潮汐所及。Kantu 河中有鵝、鴨及其他野水禽。……中國以外無所知，唯 Kantu 之前，高山聳起，此等山在 Sila 國

內，其國富於黃金。”^①

上述一段，係玉爾 (Yule) 書採自一八六五年 Barbier de Meynard 之法文譯本 (省稱法譯)。其後一八八九年荷人 De Goeje 又重新譯為法文 (省稱荷譯)。此外如一九一二年哈德曼 (Hartmann) 在《回教百科詞典》中支那條下，一九一三年費郎 (Ferrand) 在所著《極東史料》，均曾摘譯若干。玉爾云，Al-Wakin 卽愛德里奚之 Lukin，彼之書固有數節採自庫達特拔者^②。唯荷譯、哈譯、費譯於此名均不作 Al-Wakin 而作 Lukin^③，且人卽據最後一種拼法爲龍編之考定。唯就余所見，法譯之拼法固未必不合。

(一) 上述各譯所據抄本，未必盡同 (參下文)，卽如《馬可游記》，已知者不下十數本，互有錯訛，或且詳略互異。

(二) 荷、哈、費等寫作 Lukin，是否受愛德里奚書之暗示及影響。

(三) 阿剌伯語 al (el) 乃固有名詞之冠詞，w 爲半元音性，今假冠詞之母音不顯而連下帶讀 (如法文)，則 lwa 有訛變爲 lou 之可能。因愛德里奚著書時，上距庫達特拔之作，已幾達三百年。

前三事爲吾人考訂時應予注意，但未論及本題之先，對 Khanfu 等數名，當有所論定。

(甲) Khanfu，司勃南格據原本作 Chanqu，又 Jaubert

譯愛德思奚書作 Khancou ⑩，荷譯或拼作 Khancu ⑪，此卽今之廣州（唐之廣府），已經論定。唐人於都督府所在地方，每稱曰某府⑫，今粵、京兩音固讀府如 fu。

（乙）Janfu，哈譯拼作 Khandju，與荷譯同。司勃南格謂卽杭州。哈德曼云，余寧願認爲泉州而假定 Khandju 爲 Djandju 傳抄之誤也，如此則與程途遠近相合⑬。桑原從之。玉爾云，Janfu 大約卽他書之 Janku，指揚州言⑭。余按由廣州至杭或揚，在帆船交通時代，非八日可達。唯唐人稱“某府”乃某都督府之簡稱，說已見前，唐懿宗之先，泉州並未設過都督府，何來“泉府”之名？桑原以 Djanfou 爲“泉府”音譯⑮，殊背事實。依余所見，末音荷譯作 dju 較可信，卽泉州也⑯。

（丙）Kantu，荷譯拼作 Kancou，哈譯 Kansu，費譯 Kancu。又“計程六日”，荷、哈兩譯均作二十日，似較可信。涉於此名，異說最多，約有九解⑰：（1）司勃南格之渤海灣白河口附近說；（2）玉爾之上海說，其理由因原書言地與 Sila 或日本之山相對⑱，但新羅一名斯羅，見於《隋書》，Sila 卽新羅，已爲定論⑲，華亭之立港甚遲，荷譯以 Khanfou 爲香港，彼嘗譏其不合時世⑳，上海之考訂，猶五十步與百步耳；（3）Richthofen之膠州說；（4）荷譯之 Kian 州說，其意不明，桑原疑指江州；（5）石橋之萊州說；（6）哈德曼之杭州說，哈氏云，由 Kansu 之名，吾人卽可憶及拔都他（Ubu Batuta）書中之 Khansa；彼顯指

杭州言之，杭舊譯作 Kan，稍後則作 Khan，如 chou 可訛 su，斯吾人可以比 sa 於 chao (州) 矣^②；(7) 內田之山東半島說；(8) 桑原之揚州江都說；(9) 藤田豐八之安東即今永平府說。桑原對其他各說，均一一駁斥，無煩贅引。據余所見，杭州(當於哈譯之 Kansu)、江都(當於法譯之 Kantu)，孰爲近是，應加較量^③。考白居易詩近於現實，其出守杭州，在長慶二至四年，下距麻達特拔著書僅過百載，如果杭州當日爲外賈所集，白詩似不至無片詞道及。反之則唐人說揚州善客者，厥例不少。故余認此名法譯作 Kantu 爲可信，申言之，卽江都之音譯，唐時揚州都督府之治所也。

三名既有論定，從此可見：(一) 阿剌伯作家之記載(如占婆至 Al-Wakin，麻達特拔作四日，愛德里奚作三日。愛德里奚不明東亞情狀，玉爾亦嘗言之^④)，及其後來傳譯，往往彼此互異，與我國之舊籍無殊，吾人如未經考訂，不能任意偏重一本或一譯而推翻他本或他譯；(二) 阿剌伯作家率非身歷我國，故所用地名，常涉含混，例如依賓賽德以 Khumdan (卽唐都城) 代表中國，同樣便知麻達特拔係以江都代表中國，如吾人堅執內地任何口岸均不能望見新羅諸山，便墮迷障，故讀此等記載者，有時須善會其意，不可徒泥其文。

明乎此，斯可以進論 Takin 之是否龍編。大凡地名考訂，先須注重對音，倘對音不符，則史證雖多，都爲無的之矢。

突厥人讀龍如 lu，固如桑原所引，但言音轉變，隨語系而不同，突厥語與阿剌伯語本非同系，不能任便援據。且如廣府之“廣”，江都之“江”，同是喉鼻音收聲，阿剌伯語均以收 n 表之（外語罕收 ng，故以 n 代用），何以“龍”字獨失鼻音？可商者一。

據高本漢字典，今安南讀“篇”爲送氣之 tien，讀“扁”爲 bien，“編”與“篇”、“扁”相近（粵語“篇”、“編”無分，《廣韻》則“編”收先韻，“篇”收仙韻。）是桑原所引伯希和之言，似不能適用於此處，可商者二。

以言史證，缺點尤多。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所云南海朝貢必由交趾之道；似泛指南方諸州。安南都護統轄多州，《國史補》及《錄異》之言，同是虛泛。若交州治龍編，乃後漢時事，非隋、唐時事。高駢克復龍編，不過偶然之戰役，未見必海舶輻輳之所。惟沈佺期被貶驩州，道出龍編，據此以爲海道所經，其證尙算確鑿。至龜蒙詩之龍編，徒取與上句“城連虎踞山圖麗”相駢對，無多大價值也。

其可爲 Lukin 非龍編之反證者，復有兩事：（一）義淨《求法高僧傳》屢記泛舶南海之地名，如《會寧傳》“還至交府”，“還達交趾”，《曇潤傳》“達於交趾”，《智弘傳》“覆向交州”，從未說及龍編。（二）希臘人拖雷美（Ptolemy）書著錄 Cattigara 一名，Richthofen 認其地在今東京灣內，玉爾舉三種理由贊其說⑤。

愛德甲奚書有云，Katighom 地濱海，處某河河口，貿易甚盛，……乃中國屬部之一^⑤；玉爾謂即塩霜美之 Cattigara^⑥。費瑯亦贊同上舉兩說，以為當於今河內一帶地方^⑦。按交趾上古音約為 Kauti，此兩名之 Catti 及 Kati，當即其音譯，是交州所治，阿剌伯文固別有專名，未必復有 Lukin 之異譯。

涉於龍編之對音及歷史，既有上舉之困難與薄弱，申言之，即法譯之 Al-Wakin 拼法，不應完全抹煞。如果能別覓出歷史及對音可以相當之地，亦許三百年後之 Lukin，即其轉變（說見前），余於此乃思及漢時之比景。

《漢書》《地理志》下：日南郡比景縣，《後漢郡國志》五，《晉書》一四，《南齊書》一四，《水經注》三六同。《隋書》三一；隋置比景郡比景縣。唯《宋書》三七作北景，《舊唐書》四一，《新唐書》四三均言北景郡領北景縣，《安南志略》一引宋張洽《歷代郡縣地理書》，略同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。《漢志》注：如淳曰：“日中於頭上，景在己下，故名之。”《水經注》：“日中頭上，景當身下，與景為比，如淳曰，故以比景名縣。圖翽曰，比讀蔭庇之庇，景在己下，言為身所庇也。”則六朝以前普通作比景，其事甚明。

宋人有主張北景為合者，如程大昌《考古編》：“（劉）昫云北景，《後漢書》皆為比景，說者曰：日中人影，與日相比，此說迂。從其日影之自北射南，因以北景名之，景為明徑也。且其郡自名日南，則景為北景，固相應矣。”吳仁傑《兩漢刊誤補遺》從之^⑧。余

按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云“景州，隋北景郡，……北景，漢縣名，……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，破其國，遂於其國五月五日立表，北景在表南九寸一分。……北字或單爲七”，則確讀如南北之“北”。全祖望曾云：“《宋書》《州郡志》亦作北景，蓋後來傳訛，立爲異義。”此等事殊不足奇；例如隋、唐之間，誤讀屯氏河爲毛而立毛州，又濠州本從水，唐中間誤去水，遂爲濠州⑩，朝廷上猶有此誤，則唐時俗人也許讀比爲北。若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八一“七景，上卑羽反，南夷國名”，當不過就字立音，觀梁以七景爲南夷之國，其陋可知。

由是考其對音，則比，安南 ti，發音殊異。但讀如“北景”，則隋 pekkiang，安南 bak kan，凡重唇音可互相通轉，爲音語學家所公認，阿剌伯語既無 p，從 pekkiang 轉作 Wakiu，可謂極相吻合，尤其是“北”之收聲，恰爲“景”之發聲也。

音音既合，應得計程。據《回教百科詞典》，波斯文之法爾桑，即阿拉伯文之 farsakh，係一小時馬行之路程，標準不一，約介三、四哩之間（哈德曼概言爲四哩）。折中計算，一百法爾桑約一千三百里⑪。又帆船順風，通常每小時約行四涇⑫，每涇當我三里奇，則四晝夜之行程，亦與一千三百里相近。然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固云“其水路自安南府南海行三千餘里至林邑”，林邑即占婆，其盛時北界，大約僅抵舊日之富春，由今圖觀之，海行屈曲，從富春北至河內，已約一千六七百里，此河內說計程之不盡

合也。

況夫 Sanf 爲占婆，雖屬確定，但向來考證家都未嘗就現實方面着想。蓋所云從某地至某地計程若干者，必係從一確定之地點起計，占婆祇是國名，據阿剌伯人記載，占婆國境之廣，遠過於近代之占婆，即柬埔寨亦包括在內^②，海船集散之地，固不定在其都城。

如謂就占婆都城言之，則河內之證，愈不可信。馬伯樂著《占婆史》云，其國劃爲三區或四區；阿木喇補爲其北區，今之廣南省也，以因陀羅補羅爲都會，今之東陽廢城是也。……賓童龍 (Panduranga) 爲其南區，土人名其地爲 Panran，越南譯爲藩龍，今日平順、藩龍 (Phan-nang) 二省之地也，……曾一度爲占婆之首都。又云，七五八至八七七年間，即第五王朝君臨占婆之際，其碑皆建於南方賓童龍、占筮 (Kauthara) 二地，至第六王朝時，始重在占婆補羅附近，見有碑文。其下復言第六王朝始自八六〇年，新王即位後，居於因陀羅補羅^③。是庫達特拔著書時代，正當第五王朝建都賓童龍之際，不在廣南，而由賓童龍至富春之南(即比景所在，參下文)，不足四百英里，故從出發點及里程兩事觀之，比景均遠較龍編爲適合。

對音及計程均得解決，斯可進而尋求史證。考比景縣設自西漢，歷史之古，與龍編同。《水經注》云：“自南陵出於南界蠻，進得橫山，太和三年，范文侵交州，於橫山分界。度比景廟，

由門浦至古戰灣，裴赤烏十一年（魏正始九年），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，初失區栗也。波盧容縣，日南郡之屬縣也。自盧容縣至無變（編），越烽火至比景縣（中略，引見前）。《林邑記》曰，渡比景至朱吾，朱吾縣浦，今之封界。”此為比景之地位描寫。若論海道交通，則史證更比龍編為多，如《隋書》五三《劉方傳》記方征林邑云：

方親率大將軍張懸，司馬李綱舟師越比景。

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一：

羅州正南步行，可餘半月，若乘船纜五六湖，即到七景，南至占婆，即是臨邑（按每日潮汐兩次，五六湖即兩三日之謂。臨邑乃林邑之異寫）。

《求法高僧傳》下《慧命傳》：

汎舶行至占婆，遭風而屢擗艱苦，適馬援之銅柱，息七景而歸唐。又《智弘傳》：

長帆滄溟，風使不通，漂居七景，覆向交州。

《法振傳》：

整帆七景之前，鼓浪河陵之北。

足見比景係唐初海道重要口岸。頻伽精舍及支那內學院木僧傳均訛七為上，按《內法傳》及慧琳《音義》固作七，與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“北字或單為七”合（均見前引）。《新唐書》《地理志》云：“初以隋林邑郡置林州，北景郡置七州，又更名七州曰南泉州。”則“七”字且曾一度用為命名，“七”、“上”草寫相類，故傳刻訛為

“上”字。

再論比景當於今日何地，則《歷代地理韻編》云“今占城北境”，楊守敬《隋地理志圖》置於富春稍東南（富春即順化），箭內互《東洋讀史地圖》從之，參以隋、唐當日州郡設置，楊考甚合。尤可證者，《隋書》叙劉方以舟師越比景（引見前）後，便接言：“大業元年正月，軍至海口，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，方擊走之。”可見海口即比景之海口，而此海口馬伯樂固認是靈江口^⑧，亦即《武昌刻一統輿圖》之大長沙海口。盛慶綏《越南地輿圖說》一云：“靈江亦香茶、廣田二源所注，最深廣，……順化大城在下流。”依是，可決比景舊址，應在今靈江江口，故庫達特拔書謂其地有一大河^⑨。又現代由廣州至海防，海防至順化，順化至西貢，尚有固定航綫，則推想其為中古時代海舶所集，非同臆測。復次，楊炳南《海錄》云：“順化即越南王建都之所也，……又南行約二三日到新州。”新州，余早年曾證為占婆別一都城佛逝之附近^⑩，即今平定省^⑪，由順化至平定約二三日，與由順化至平順（即古之賓童龍，見前文）約四日，帆船速度之比例，又屬相符。順化雖在河內之南，但苟取斜綫傍海南島而過，比之由河內東行，水程所差極少。如認河內可四日抵廣州，斯順化亦可四日抵廣州也。

總上論述，則證比景為 Al-Wakin 或 Lukin，在對音，在計程，在史實，在地位，均可與阿剌伯記載相溝通而無滯，若以為在今河內，其窒礙滋多矣。

最後尚有一事不可不辨明者，《新唐書》《地理志》謂景州、林州皆貞元末（公元八〇四）廢，庫達特拔著書時代，依外人考證，最早不過會昌四年（八四四），何以仍稱比景為唐朝所有？涉此疑團，余得以下舉三事解釋之。

第一，《舊唐書》《地理志》謂兩州皆寄治於隴州南界，易言之，即北去隴州界不遠，隴州當日仍是屬唐。同時占婆之都，遠在賓童龍，比景即被彼攻下，已是極北之界。則許兩國交界地方，形成颯脫，羈縻於兩方，故阿剌伯作家承九百年之歷史，仍稱爲唐代港口。

第二，阿剌伯人之地理書，往往有互相抄襲之處（故玉爾謂愛德里奚所說中國情狀，有數節採自庫達特拔），與我國舊日地理書無異。庫達特拔既未親來中國，則所言也許採自失傳之本，否則據故老傳述而非最近情狀。例如依賓賽德著書年代，有一二〇八、或一二一四至一二七四、或一二八六諸說，當我國宋寧宗嘉定元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，安南已經恢復獨立，而彼之書固言Lukin爲中國著名港口，若必執泥以求，試問主張河內說者將何以處此？庫達特拔著書，去貞元末猶不過四十年也。

第三，涉於Lukin之叢雜記載，有向來考訂家所絕未注意者，茲順其年代先後，節譯如下：（一）Abul-Faradj（九八八年）書云，某人告我，在九八〇至九八六年時期內，占婆王號爲Lukin王；（二）愛德里奚書云，自Awrsin至Lukin，如沿海

濱前行，計三日可達，後者乃繁華市鎮，地處河口，海船所寄碇，又云，Lukin 在印度斯坦海岸，至 Kakula 計七日；(三) Nuwayri (死於一三三二年)書云，東海自 Lukin 始，其地乃中國之第一箇港口；(四) Ibn Iyas (一五一六年)書云，Lukin 地繁華，中國之第一箇港口也^⑧。吾人讀之，可見彼中地理書複製之痕跡，迨至十六世紀初年（明正德），猶認 Lukin 為我之直轄，則余證 Al-Wakin 為比景，可不發生時代問題。其次，愛德里奚之 Awrsin，費卿謂在今孟加拉灣西岸^⑨，又伯希和謂 Kakula 卽賈耽《通道記》之哥谷羅國，應在馬來半島之西岸^⑩，但由順化至該兩地，非三日或七日可達，河內更勿論，此等處是否愛德里奚誤混別地，殊難考實。余所最注意者，卽第（一）段是也。考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（九八一年）黎桓自立為安南王，遣使占城，占城留不遣。翌年，桓親率舟師征之，破其都城，占王因陀羅跋摩四世南遁。又明年（九八三年）有越人劉繼宗興兵，斬桓之養子，桓討之，不利，繼宗勢愈振，因陀羅跋摩死，繼宗遂自立為占婆王，卒於九八九年^⑪。繼宗稱王時代，正與占婆王號為 Lukin 之時代相當，此王當卽繼宗無疑，其得號之故，蓋因占婆都距比景甚近，得此可為 Lukin 確在順化之鐵證。若以河內當之，則占婆最強之時，勢力曾未北及河內，從何取得 Lukin 之稱號耶。

《拉施特史》舉元代十三省，中有 Lukinfu，與本條無涉，已

經玉爾辨明，彼疑是四川，又疑是廣西，尙無定論，故附記之，以免誤會。

原刊《東方雜誌》第四〇卷第二〇號（一九四四年）

- ① 玉爾及老欽著《中國及其通路》第一卷一二九頁。因涉地理考訂，避免暗示，故地名仍照拼音寫出，不用譯音，下做此。
- ② 《史學雜誌》三十卷，一〇一七頁。
- ③ 同上十二卷，一〇五二——一〇六二頁。
- ④ 《蒲壽庚考》二〇頁。
- ⑤ 同前《史學雜誌》，一〇一九頁。
- ⑥ 同上，一〇一三——一〇一四頁。
- ⑦ 同前玉爾書，一三五——一三十七頁。
- ⑧ 同上，一三五頁。
- ⑨ 同上及《四教百科詞典》八四一頁，《極東史料》三〇頁。
- ⑩ 同前《史學雜誌》，一〇一九頁。
- ⑪ 同前玉爾書，一三五頁。
- ⑫ 《聖心》二期拙著《譯餘讀書記》三卷一一三八頁及《曆史餘瀝》二五二——二五四頁。
- ⑬ 同前引，八四二頁。
- ⑭ 同前引，一三六頁。
- ⑮ 《蒲壽庚考》二一頁。
- ⑯ 隋及唐初之泉州，原治閩縣，景雲二年改閩州，開元十三年改福州，將泉州移治南安。
- ⑰ 同前引《史學雜誌》，一〇二一——一〇二四頁。
- ⑱ 同前引，一三六頁。
- ⑲ 同上引，考欽附注巴里（Baru）為今高麗，但云，由上海或至中國任何口岸，均不能望見新羅之山也。
- ⑳ 同上，一三五頁。

- ⑲ 同前引，八四二頁。
- ⑳ 桑原認 Kansa 爲“行在”音譯，故持以駁杭州之說，但此名確是“杭州”之對音，已於《聖心》一期拙著七一——七六頁詳辨之。
- ㉑ 同前引，一三五及一四一頁。
- ㉒ 同上，一九三頁。
- ㉓ 《極東史料》一九八頁。
- ㉔ 同前引，一四三頁。
- ㉕ 同前引，《極東史料》。
- ㉖ 《水經注》趙釋引全祖望云：“斗南（吳仁傑號）以比景爲北景，豈所見前、後《漢志》有別本歟？”按吳云北景，係採引《考古編》之說，程氏明云“後漢書皆作比景，其謂應作‘北’者，純從理解立論，全疑吳見別本，蓋未檢及程氏書也。
- ㉗ 參《中山大學史學專刊》一卷三期拙著《隋書州郡牧守表》一九及一五九頁。
- ㉘ 據桑原，四十五華里約當十二英里折算（《瀟湘史考》二〇頁）。因英國新地之哩，當於六十分度之一，比常哩較長。
- ㉙ 同前引《史學雜誌》，十二卷，一〇五四頁。
- ㉚ 《中西交通史料叢編》第三冊，一二二頁。
- ㉛ 《占婆史》，一一、四四及五〇頁。
- ㉜ 同上，三九頁。
- ㉝ 依實養德書云，Lukin 河爲中國之第四河流，有 Lukin 鎮，此鎮在中國各港口中，頗爲著名，地濱海，且近上述河流之河口（《極東史料》三四九頁）。
- ㉞ 一九二三年《聖心》二期《諸蕃志占城屬國考》五頁。見本書四九四頁。
- ㉟ 《占婆史》，一一頁。
- ㊱ 《極東史料》，三一六頁。
- ㊲ 同上，一二三、一九八、一九九、三九四及四八一頁。
- ㊳ 同上，一九八頁。
- ㊴ 一九一二年《通報》，四五五頁。
- ㊵ 參《占婆史》五五——五六頁及《守山閣本·越史略》一。
- ㊶ 同前引，第三卷一二六及一三〇頁。